



鸞鶴嬋娟 風行雨散

陳欽忠「文學與生活」書法展觀後

黃緯中

陳欽忠教授是我自母校興大求學認識至今二十五年交情的老朋友，也是我在書法研究方面最相契的同道。從大學時代開始，我們就經常彼此砥礪，互相交換學習心得。大學畢業以後，我羨慕地看著他進研究所讀碩士、讀博士，寫書法方面的論文。後來，我也學著朝這個方向努力，唸碩士、博士，認真做書法史的研究。雖然到現在為止，稱不上有甚麼了不起的成就，但是回想二十五年前在學校書法社裡與陳教授一起討論書法的情景，倒也很慶幸我們都能夠無改初衷地繼續著書法的路。最近，陳教授整理了一百來件的作品，準備在台中市文化中心舉行首次個人書法展，承蒙他的熱情邀約，讓我在他的作品集前說些話。身為好朋友的我自然也很樂於將他的優點介紹給更多人，所以也就不揣淺陋，寫了這篇序言。

此次展覽取名為「文學與生活-陳欽忠書法展」，展出作品除了傳統的書軸、對聯、橫批外，又有寫在玻璃、竹藝、奇木茶盤、瓷杯等物上的書作，另外還展示了他為母校校名標準字、興大建築、農資院、社管院、語言中心等單位的題字，形式相當多樣，真可謂琳瑯滿目，多采多姿。陳教授的字一向以優美翻瀾為特色，屬於王羲之的系統，在筆法和結體方面有來自楊守敬、沈尹默、溥心畲、寇培深、于大成等人的影響，然而更多的還是屬於他自己的特質。他的部分特質在大學時代即已硬筆書法上顯露出來，記得第一次看到他硬筆字

時，真被嚇了一跳，很難相信是二十歲的青年的筆跡，日後才知道原來他在這方面下過很深的苦工，難怪寫得那麼好。現在他寫的毛筆字和硬筆字完全一致，所以可說他已經寫出自己的面貌了。

他的作品大多選寫富有文學內涵的佳構，但並不侷限於古代的名篇，有些是興大教授之詩文，如湯故校長惠蓀未及發表、具有文獻價值的週會講辭，李炳南居士的詩，李滌生主任的勉學格言，明允中先生的改寫徐志摩再別康橋六絕句，李建福的〈八聲甘州〉，甚至還有學生的詩作。除此，還錄了幾篇現代詩，這就顯示陳教授書法生活化的一面了。一般書法家所寫較多是古人的詩詞，意圖使作品看起來很有古味，但卻也往往因此給人一種錯覺，以為書法及詩詞都是古時候的東西，是過時的東西，不是現代社會所應有的，於是年輕人就越來越不喜歡學習書法了，甚至因此而排斥書法。最近幾年，各大學的書法社都面臨了人數銳減的困境，與此應該有直接的關係。我想陳教授也一定有點感覺到這種危機，所以努力地要把書法和文學再領回現代生活中，這樣的用心實在值得我們學習。

在這次的展出作品中，最有特色的應該是他為張豐吉教授與欽文二哥的攝影所提的書法。這幾件作品不僅字寫得極其瀟灑，題選或自傳詩也都非常契合相片中的景象，從這些作品中可看出他的文學素養之深厚了。陳教授之喜愛文學也如他之喜愛書法一般，大三那年，他是「興大青年社」的社



長，負責主編該期的《興大青年》，那時他就已經可以寫很高明的文言文，讓我們幾個參加編輯工作的同學看得瞠目結舌。現在又過了二十多年，我想這方面不僅是望塵莫及而已，恐怕只有望洋興嘆的份了。

三年來，陳教授不僅要主持系上的行政工作，還撰寫了多篇論文，現在又籌劃這麼一場大規模的個展，令人不得不為他精進不已的精神豎起大姆指稱「讚」。我雖然也和陳教授一樣喜歡書法，一樣以研究書法為業，卻總無法像他這樣有衝勁。總是隨興的寫字，隨興的寫小文章，以是一直無有所成，實在很慚愧。看過了他的作品，我想我得好好努力一番了。

這篇序文的標題—「鸞鶴蟬娟，風行雨散」，語出唐張懷瓘的《書斷》，原是用來形容行書之美的句子，然而我覺得它用來形容陳教授的書法也很恰當。說「鸞鶴蟬娟」，是因為陳教授的字有很強的韻律感（這與他很會唱歌是脫不了關係的）；說「風行雨散」，則因為它們看起來是那麼自然、那麼輕鬆。有韻律感又很輕鬆，這樣的字相信會帶給大家許多愉悅的感受的。現在就請慢慢欣賞吧。

附記：本文峻稿後得知陳教授新任母校藝術中心主任，在此祝福他，也為母校得人深慶。

（作者為母校水保系第七十九年畢業校友）

陳欽忠書法作品

題張豐富教授攝影十分瀑布



題張豐富教授攝影花蓮長春祠瀑布

杜書詩聯



題張豐富教授攝影義興瀑布

題張豐富教授攝影



題張豐富教授攝影

興大校園題字舉隅



興大校園題字舉隅(邱俊傑攝)

歐陽脩句



行書七言聯